



市博物馆展厅。

在云南省东北部的群山褶皱之间，昭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自古便与铜结下不解之缘。两汉至魏晋时期，这里名为“朱提”，境内铜矿富集，冶铸业空前繁荣，是西南边疆重要的青铜冶铸中心。岁月流转，昔日的炉火已然熄灭，但那些沉睡千年的青铜重器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下重见天日，成为解码西南边疆文明的关键密钥。

昭通市博物馆内，百余件汉晋青铜藏品静静陈列。它们不只是古代遗物，更是一部部立体的史书。而在这批珍贵馆藏的背后，有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物——张希鲁先生。他倾尽毕生心血搜集、保护并捐献的青铜器，是昭通市博物馆馆藏体系的重要基石。当我们将博物馆的丰富馆藏与张希鲁先生的捐献义举相结合，一幅描绘地域文明、工艺智慧、家国情怀与当代传承的人文画卷，便在朱提铜光的映照下徐徐展开。

朱提故地：西南边疆的青铜文明高地
“朱提”一词，在古代常与“堂琅”（今巧家、会泽一带）并称，代表着高品质的铜料与精湛的铸造工艺。据《华阳国志》等



市博物馆藏品——明代带盖葡萄铜熏炉。

古籍记载，朱提郡“出好铜”，其矿产之丰、冶铸之盛，在汉代已闻名遐迩。昭通市博物馆依托这一历史标签，收藏了大量带有“朱提”“堂琅”铭文的铜器。这些器物如同一个个时间坐标，将昭通定位为汉晋时期西南冶金业的中心。

馆藏的百余件带有“朱提”“堂琅”铭文的铜器，涵盖了生活用具、礼器、兵器等诸多品类。从铜洗、铜釜到铜熏炉、铜俑，这些器物不仅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、民生风貌，还以实物印证了昭通作为西南边疆商贸、手工业核心枢纽的历史地位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据考证，全国12个省（市）的博物馆均收藏有“朱提造”铜器。这种跨地域的广泛分布，有力佐证了昭通青铜器物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。一部朱提铜器史，堪称半部西南边疆文明史。它记录了中原文化南渐、西南丝绸之路商贸繁荣以及多民族聚居区技术传播的历史进程。

镇馆重器：青铜单品里的历史与美学
在昭通市博物馆的众多青铜藏品中，数件国家一级文物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内涵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。其中不少正是张希鲁先生当年悉心搜集、无偿捐献的瑰宝。

东汉双鱼纪年铜洗，是馆内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。铜洗内底铸有“建初四年朱提造作”8字铭文，这不仅为判定器物年代提供了精准依据，还凸显了汉代纪年铭文的断代价值。洗中双鱼纹饰栩栩如生，蕴含着“年年有余”的吉祥寓意，是汉代西南官营手工业标准化生产水平的直观体现。近2000年前，昭通的工匠们已将实用性与审美性巧妙融合，让冰冷的铜器充满温暖的生活气息。张希鲁先生对这类带有铭文的铜器格外珍视，正是得益于他的捐献，今人才得以一窥汉代青铜工艺的美学高度与时代印记。

孟琴三联子母铜印，同样是张希鲁先生捐献的国家一级文物。这枚铜印由母印和两枚子印套合而成，设计精巧，印文风格兼具中原汉文化的规整与西南边疆

少数民族文化的灵动。通过对其篆刻艺术、铸印工艺的解析，不仅可以窥见汉代西南地区的官印制度，还可以印证中原汉文化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。这枚铜印无声地诉说着汉代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，是“家国统一”历史脉络的实物见证。

此外，羽人天鸡铜熏炉、骑鹿铜俑等特色铜器，也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纹饰吸引着观众的目光。羽人、天鸡、瑞兽等形象，反映了汉代盛行的思想观念与民俗信仰；器物整体风格中流露出的古蜀文化余韵与西南少数民族艺术特征，填补了西南地区特色青铜艺术的空白。这些藏品，无论是博物馆后续征集所得，还是张希鲁先生捐献的，都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青铜艺术世界。

科技匠心：汉晋西南的冶金智慧
跳出单纯的历史叙事，昭通青铜器更像一部古代科技文明的教科书。张希鲁先生当年在收集这些铜器时，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，他保存的是中国古代工艺智慧的结晶。

透过馆藏铜器上遗留的焊接痕迹、铸纹特征和合金配比，现代学者得以探究汉代昭通青铜铸造、焊接、打磨等工艺技术。结合朱提故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冶铸遗存，一条从铜矿开采、冶炼、铸造到流通的完整产业链清晰浮现。对比同时期中原青铜工艺，昭通的青铜工艺并非简单模仿，而是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创新特色——为适应本地矿产特性而调整的合金比例，以及融合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审美趣味的器形设计。这些古代西南先民的工艺智慧，通过张希鲁先生等守护者传承至今，让我们得以领略那个时代的技术高度。

民族交融：青铜见证的民族融合史
青铜，是物质载体，更是文化符号。在汉代，中央政权大力经略西南，朱提青铜器物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。这些器物既体现中原礼制风格，又在纹饰上融入本地少数民族的灵动元素。这种“双向

交融”的特征，在张希鲁先生捐献的铜器中亦有鲜明体现。

中原的文字篆刻、礼制规范、生活习惯，随着朱提铜器的生产与流通传入滇东北。而西南本土民族的审美与技艺，也悄然影响了铜器的造型与装饰。这种文化的互动与共生，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缩影。张希鲁先生作为昭通本地文化学者，其搜集、保护这些青铜器的行为本身，就蕴含着对家乡文化根脉的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刻理解。他捐献的不仅是文物，还是汉、彝等民族千年融合的历史实证。

民俗密码：纹饰里的千年生活图景
青铜器的魅力，还在于它反映了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。昭通市博物馆馆藏铜器上的双鱼、神鸟、羽人、瑞兽等纹饰，是打开汉代西南先民民俗信仰的钥匙。

双鱼象征吉祥，神鸟代表升仙，羽人折射出先民对仙境的向往。这些纹样不仅出现在礼器上，还广泛装饰于铜洗、铜熏炉等生活用具上，再现了古人祭祀、起居等生动场景。张希鲁先生曾深入研究过这些纹饰，在捐献文物的同时，也解读了这些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些古老的青铜纹样，对后世滇东北民间工艺、装饰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直到今天，在昭通本地的部分非遗项目和民间美术作品中，仍能找到与汉晋铜器纹饰遥相呼应的元素。一条从古至今的民俗传承脉络，就这样被青铜器串联起来。

守护新生：从张希鲁先生到当代文保人
每一件青铜重器能够传世，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。张希鲁先生生活于动荡年代，却以一己之力，在昭通及周边地区抢救性收集了大量青铜器。他节衣缩食，甚至变卖家产，只为不让这些国之瑰宝流散、损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毅然将毕生所藏捐赠给国家，这份赤子之心，成为昭通文博事业发展的精神原点。

如今，昭通市博物馆的文保工作者接过张希鲁先生的接力棒，续写着文物守护的故事。他们梳理青铜文物的出土、征

集、修复历程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延缓文物老化。同时，紧扣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时代课题，探索朱提青铜文化的多元转化路径：开发文创产品，让青铜纹饰走进日常生活；策划展览，组织巡展，让昭通青铜文物走向更广阔的舞台；设计研学课程，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；引入数字文博展示，让千年铜器在数字空间焕发新生。这种从“守护”到“活化”的跨越，正是对张希鲁先生最好的告慰。

丝路名片：朱提铜器的商贸传奇
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部，自古便是交通要冲。朱提铜器，作为汉代西南商贸的重要商品，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各地。全国12个省（市）博物馆收藏的带有“朱提”“堂琅”铭文的铜器，正是这条古道商贸网络最有力的物证。

以青铜藏品为媒介，我们可以还原汉晋时期依托铜矿、铜器贸易形成的繁荣图景：马帮驮着朱提铜器，穿越横断山脉，将西南的矿产与中原、南亚、东南亚的文化紧密相连。昭通，作为这条通道上的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枢纽，其历史地位在青铜器的流转中得到彰显。张希鲁先生捐献的铜器中，不乏带有异地使用痕迹或流传经历的珍品，它们本身就是丝路传奇的亲历者。

站在昭通市博物馆的展柜前，凝视这些历经千年的青铜重器，我们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。朱提的铜矿、汉代的炉火、工匠的巧思、张希鲁先生的守护、当代人的传承，都凝聚在这些静默的铜器之中。

它们告诉我们，昭通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原古城，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西南青铜文明高地。它们提醒我们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，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。张希鲁先生以捐献之举诠释了守护的真谛，而今，我们正以更开放的姿态，让朱提青铜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。

铜光不灭，文脉永续。当古老的青铜与当代的昭通相遇，一部新的文明篇章正在书写——那是对历史的致敬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乡土古艺扎根校园 文脉传承生生不息

——马树非遗走进乡村校园培育时代新苗

姜连聪 文/图

金秋九月，乌蒙山间的薄雾还未散尽，巧家县马树镇草皮地小学的红毡工坊里，已经飘出淡淡的植物染料清香。推开木门，平整的羊毛毡整齐铺在长桌上，孩子们手持特制的陀螺形铁笔俯身雕琢。铁笔起落间，龙凤纹样婉转灵动，方正饱满的“福”字线条缓缓舒展，一幅生动的非遗传承画卷在乡村校园里徐徐铺展。

马树红毡是马树镇独有的传统手工艺品，2014年被正式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不同于普通毛毡制品，当地传承百年的陀螺形铁笔，能让矿物颜料均匀渗入毛毡纤维，经传统煮染工序制成的红毡色泽鲜亮、不易褪色，是当地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。作为马树红毡第九代传承人，草皮地小学教师赵俊书早已把守住这份乡土根脉当成自己的责任。他在校园里建起专属红毡教室，把擀毡、铺毡、洒水、裹毡、分离、绘图、煮毡、晒毡八大传统工艺流程完整搬进课堂，让曾经濒临失传的老手艺，深深扎进乡村校园的土壤里。

工坊里，赵俊书缓步穿梭在学生之间，弯腰扶住一名孩子握笔的小手，柔声指点下笔的力道：“别着急，手腕稳住，力道要均匀，图腾纹样才能勾勒饱满。用力太轻颜料渗不进去，上色后容易晕染，成品的质感就差了。”孩子们凝神屏息，跟着老师的示范调整腕力，一笔一画在毛毡上描摹。传统非遗的独特美学，在大山深处的教室里悄然生长。“马树红毡是刻在我们马树人骨子里的根，祖辈传下来的手艺不能断在大山里。”赵俊书说，自己作为第九代传承人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全套技艺毫无保留地教给孩子们，“非遗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张图案，

它藏着我们本地多民族交融的历史。孩子们亲手揉过一块毛毡、画过一幅纹样，才能真正读懂家乡的文化。看着学生的作品登上市级展演舞台、走出大山参与义卖，我就知道这份文脉已经稳稳交到了下一代手中。”

五年级学生刘邦会是最早加入红毡社团的孩子之一，从前内向胆怯、上课总低着头的她，在一次次擀毡、绘图的实践中慢慢蜕变。如今，她不仅能独立完成完整的红毡作品，性格也愈发阳光开朗。“赵老师从最基础的手法教起，绘图、煮毡、晾晒，每一道工序我都沉下心反复练习。我是真的喜欢这门手艺，以后也想继续学，把家乡的红毡技艺传承下去。”说起红毡，刘邦会的眼里满是光亮。

依托乡村少年宫课后服务平台，马树镇中心小学及下辖各村小深挖散落在民间的本土非遗资源，同步开设尹武刺绣、瓜子背带、扎染、古法造纸等多门特色课程，把一间间普通教室打造成充满乡土气息的非遗工坊。深耕本土民俗技艺多年的冯蓉仙老师常年坚守刺绣课堂，从穿针引线的基础针法教起，耐心向孩子们讲解代代相传的本土花鸟、吉祥纹样。“尹武刺绣、瓜子背带是祖辈传下来的手艺，前些年愿意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好多针法濒临失传。”冯蓉仙说，把传统手工艺搬进课后课堂，不只是教孩子们做手工，更能在一针一线里培养专注力，让老一辈的手艺在孩子们手里重焕生机。六年级学生赵英蓉捧着自己刚完成的刺绣挂件，眉眼间满是欢喜：“我做的小挂件挂在校园走廊的展示墙上，每次路过都特别自豪，原来用家乡老手艺做出来的东西这么好看。”

为了让大山里的非遗技艺走出“深闺”，马树镇各学校依托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、校园艺术节、秋季运动会等活动，常态化举办非遗成果集中展演，主动邀请家长和当地群众入校观展，让校园里的非遗作品直面大众。此外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红毡、刺绣作品还走出大山，参与全国公益义卖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、爱心机构与企业，将学生原创的红毡特色纹样印制在水杯、书包、抱枕等文创产品上，让藏在乌蒙山区校园里的非遗技艺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。

据统计，近3年来，全镇学校非遗社团累计完成手工作品500余件，红毡、刺绣精品代表巧家县登上昭通市艺术展演舞台，分别获市级二等奖、三等奖。2024年10月，赵俊书指导学生创作的红毡作品《马树红毡》获得昭通市中小学艺术展演手工艺组二等奖，他本人也获评市级“优秀指导教师”。

如今，马树镇中心小学已经形成“实践操作+文化讲解+成果展演”的一体化非遗教学模式。学校吸纳了一批掌握刺绣、擀毡技艺的本地教师专职授课，把本土非遗传承融入“五育融合”全过程。“非遗课堂不只是学一门手艺，更是以文化人、以美润心，让每一个大山里的孩子读懂家乡文脉，树立文化自信，在传承乡土技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。”马树镇中心小学校长高丽琼说。

一块马树红毡，承载百年高原文脉；一缕绣花丝线，牵起少年传承初心。马树镇的校园里，各族少年正以指尖为笔，争做乡土文脉的守护者，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乡村校园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。



刺绣展品。



学生观看刺绣展品。



赵俊书指导学生制作红毡。